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〔明〕 朱存理
珊瑚木難
下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珊瑚木難

〔明〕

朱存理 纂輯

王允亮 點校

下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珊瑚木難卷五

唐人臨十七帖

此帖唐人書無疑，得子昂完補，遂成全物。當與蘇子美補懷素自叙同一珍秘，視朱繇爲道玄者異矣。鄧文原

臨書如九方皋相馬，遺其玄黃，筆意洞達，妙在轉摺。若拘於（三）位置，不復有神韻矣。唐臨十七帖，較閣本（三）多異。此卷紙品（四）墨色真數百年物，宋惟蘇才翁、米襄陽得此妙解，能書者必能深辨。袁桷

觀補者之難能，則知臨者之不可及。觀臨者之不可及，則知想像所臨者，如飛仙神龍之不可測識矣。楠又題

此特唐人所摹搨，其筆意沉著已如此不可及，況真迹耶？楊載

松雪補書固不逮唐人，然風氣自可相較，恨不及見青李來禽真迹，與此臨本又當何如耳？張雨

松雪翁負書名於當世，然八法回斡之際，真不愧古人。觀唐人所摹帖不完處數行，但神采沉著處，知公不逮古人多矣。觀者粲然，奚待贅述？雖然，渡江以來二百餘載，鮮能與公并駕者。後此以後^{〔五〕}，又未審孰能繼之，臨風慨歎。陸行直

右唐人所臨王右軍《司州》等三帖，用筆沉著，轉摺熟圓，自歐陽法中來。至其妙處，從容中道，誠書家所不可無也。吳興趙翰林補其不足，前人已評之，故不論。平原陸友仁好論書，座中見此帖，謂楊漢公所臨，良是。柯九思

吳興趙文敏公以書法稱雄一世，觀其手補唐人所臨右軍《司州》《瞻近》《漢時》三闕帖，殆如叔敖優孟，雖神采不能無渺茫之殊，見者當未易辨也。項炯

右十七帖，真唐人所臨本，沉著清勁，蓋未易得。間缺數行，而吳興趙松雪補之，好事者所收闕其三帖，自「諸從并數有問」至「不信具告於是博采之」，而三帖復得於戴氏厚甫之家，宛然爲完卷，此豈偶然也哉！神物離合，固自有時，不啻干將之與鑊

鄒也。邵君文伯，好古博雅，一旦得其全於遘求分散之餘，是^(六)以知其嗜好之篤，幸寶藏之。蔣堂

余臨王獻之《洛神賦》凡數百本，間有得意處，亦自寶之。顧善夫余之愛友，其家所藏者皆得意筆也。揚州何進士每以高價求予書，可謂好事者，遂書此賦一通贈之。至正^(七)二年秋孟子昂記。

吳處士墓銘

浦城楊載撰

距福州西南^(八)百二十里，其屬縣曰閩清，西南又四十五里，其山爲平山，有隱君子吳公居焉，鄉人高其行，稱之曰處士。處士之先，光州固始人，五代時，吳氏有樞密使英者始家福州，其子孫布濩閩境，比比爲大官，獨稱處士之族，人居平山，土泉饒沃，無水旱之災，種樹畜長，衣食常有贏餘，故累世不遷。處士諱永功，字克遂，神觀冲粹，誦法所聞，持身治家，造次必有禮法，危冠大袖，足不迹城市，惟以讀書教子孫爲務。客過門，語少異輒走而避之，未嘗求人知之，而人亦莫知其蘊也。《易》曰：

「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」夫人事之變，有吉凶得失，死生禍福之辨，惟有道之士自信於己而不滯於物^{〔九〕}，行常出於人事之表，而不以一毫動其心，雖老死於深山之中，浩然而無愧，求之古人，蓋亦不幾見也。處士之行若是，其人^{〔一〇〕}可沒而不稱乎？處士生宋嘉熙四年庚子，沒於至大三年庚戌，壽七十有一。娶賴氏，醇德克配，後處士五年卒，壽七十有三，合葬於里之陽岡阡。子四人，文碩、文仲、文良、文壯，文仲前卒。孫六人，鑑、鈇、銓、鈞、鈴、錐。鑑嘗遊京師，補國子學生，延祐三年奔祖母氏之喪，遇於錢唐，始相識。後七年，謁於吳門，請銘處士之墓，余故家閬，雖未識處士而嘗聞鄉先生道其行也，又嘉鑑之請勤^{〔一一〕}，遂諾而銘之。銘曰：陽岡之藏，文昭有光，必世其慶。

仲弘文世所罕見，今見於《陶南村文鈔》。

復庵銘

弁陽老人周公謹父，卜終老之丘於先中丞公墓左，築室其上，揭名曰「復庵」，謂

其故人子袁桷曰：「復，反也，反諸其本也。聖人作《易》之義深矣，予取斯名也厥有旨。昔太公表東諸侯，歸葬於營丘^(一)，禮以謂不忘其本。予家故齊人，雖南徙吳興，而其遺禮三世猶守之。自予失仕居錢唐，非有酣豢之樂而忘其歸，不幸而不得歸者，勢也。今老矣，有終無所歸，則於『復』之道奚取？抑嘗推死生晝夜^(二)之理，其變無窮，反身而觀，虛一而明者，物莫能禦，則茲丘之樂殆與造物者去來而莫窮其所止也。子爲我暢繹而銘之。」銘曰：

大明麗天，隱於崑崙。晦冥有時，以全其根。海氛騰溢，爲雲爲澤。吐奇滋生，復反故壑。嗟彼昏氓，睢睢涼涼。齒髮日化，莫知其鄉。馳車羊腸，倒戈蟻垤。少誇老衰，運往一跌。維子周予，心君天游。顧瞻松柏，肇謀菟裘。峰迴泉渟，虎伏馬立。鬱爲斯丘，不龜以吉。煌煌先德，如珠在淵。既揚其輝，終閱其妍。盤桓斯丘，豈不懷歸。三返晝夜，以爲德機。伊復之道，其微如芒。磅礴一氣，變化以彰。原本稽中，是則是象。謹獨內觀，動靜交養。他年逍遙，駕風御雲。匯爲江河，炳爲星辰。其來無趾，其去孰止。爲善是嗣，貽於孫子。四明袁桷

弁陽老人自銘

表弟前承議郎王英孫填諱

弁陽老人周密，字公謹父，其先齊人。六世祖諱芳，隱居歷山，熙寧間以孝廉徵，不就，賜光祿少卿。五世祖諱孝恭，吏部郎中，知同州，贈殿中監。高祖諱位，贈太中大夫。曾大父諱秘，御史中丞，贈少卿，隨蹕南來，始居吳興。大父諱珙，刑部侍郎，贈少傅。先君諱晉，知汀州，妣章氏宜人，參政文莊公良能女。老人生於紹定壬辰五月廿一日，娶楊氏匠監伯岳女，以大父澤初調建康府都錢庫，廉勤自持，或以爲材，自是六上辟書畿漕京闕幕府，由豐儲倉□改秩陞朝，出宰婺之義烏。平生及物榮親之志，至此謂可少酬，而時異數奇，素抱弗展，耄且及之矣，非天歟？景定限民田，昆陵數最夥，朝命往督之，至則除其浮額十之三，大忤時宰意，禍且不測。會母病，即日歸養醫藥，刲體捐年，再歲卒。罹憂棘，盡心葬禮，輯《慎終篇》五卷。三女弟皆庶母出，殫力治具，悉歸之名閥。疏族貧者，賙給之無靳色，人有疾，裹藥拯療不憚煩，雖翹燭之微，亦欲其全生遂性。然剛腸疾惡，聞見有不平，怒髮抵掌，毅然亦不少貸也。

自幼朗悟篤學，慕尚高遠，家故多書，心維手鈔，至老不廢。或勉以安佚齋養，然性自樂之，不知其勞也。於古今得失治亂之故，必審其是，不喜隨聲接響，嘗謂班孟堅不過以成敗論人物，況近世私好竊古眩世者哉！作詩少負奇崛雄贍^{〔二四〕}，晚乃寢趣古淡，間作長短句，或謂似陳去非、姜堯章。家藏名畫法書頗多，皆嘗集錄爲譜，今百不一存，而嗜古之癖故在。性滑稽，益刳去垠堦，簡易混俗，然汶汶者正自不能污我。異時故巢傾覆，拮据誅茅，至是又爲杭人矣。所居有志雅堂、浩然齋、弁陽山房、樹桑藝竹、壘臺疏池，間遇勝日好懷，幽人韻士，談諧吟嘯，觴咏流行，酒酣搖膝浩歌，擺落羈縻，有蛻風埃，齊物我之意。客去則焚香讀書，晏如也。所著有《經傳載異》、《浩然齋可筆》、《齊東野語》、《臺閣舊聞》、《澄懷錄》^{〔二五〕}、《武林舊事》、《詩詞叢談》及詩文樂章等。烏乎！無所肖^{〔二六〕}，似，不克應事植勛，趾美文獻，然粗謹操修，辱知諸老晤賞識拔，與一時名輩頡頏盛際者餘二十年。自惟平生大節，不^{〔二七〕}悖先訓，不叛官常，俯仰初終，似無慊忤，庶乎可以見吾親於地下矣。偷生後死，甲子且一周，是用飾巾治棺，以俟考終，或土或火，隨時之宜，歸祔先塋，以遂首丘之志。若歲月之詳，

則俟異時子孫輩填刻於後云。銘曰：一身之承兮，百世之澤。始終無端兮，運化莫測。景翳翳其將莫兮，愧修名之不立。海水群飛弊於天航兮，所不淪胥以溺。持此以復吾親兮，尚訓名之弗失。畸於人而偶於天，不爲金砥兮，庶乎其瓦全。其所當爲者爲之，不敢不力。有志而不得爲者天也，吾何與焉？何誕漫兮，驚荒遠而無成。何底澤兮，不能與時而偕行。渺六合兮，苑於遠反乎誰伸，曠千載兮，庶或鑒於予心。然進不登於雜傳，退不列於隱淪。烏乎！雖予亦不能自名其爲何人也。

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

括蒼劉基撰

句曲外史雨者，錢唐人也，姓張氏，字伯雨。六世祖九成，以狀元擢第。於宋傳四世至逢源，仕宋爲奉議郎，通判漳州。逢源生肖孫，肖孫生雨，雨舊名澤之，後改名雨。兄弟三人，獨雨好學，工文章，娶某氏，生子男一人，女二人。雨性狷介，常眇視世俗，悒悒思古道，知弗能與人俯仰，遂挺身入普福觀，戴黃冠爲道士。年三十，登茅山受大洞經籙，豁若有所悟^{（一八）}，遂復出群道士表。道士見雨顏色皆斂，而雨神益

完，貌益固，雖其師亦莫能測也。雨獨與翰林學士吳興趙文敏公善，趙每以陶弘景方雨，謂雨曰：「昔陶弘景得道華陽，是爲華陽外史，今子得道於句曲，其必繼陶後。」乃號雨句曲外史，雨遂自居曰句曲外史，四方人稱之曰句曲外史。明年，開元宮王真人入覲京師，引外史自副。時清江范德機方教授左衛，以能詩播於朝。外史造范，范適出，有詩集在几上，外史輒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，守者見則大怒，趨白范，范驚曰：「吾聞若人不得見，今來，天畀我友也。」即自詣外史，結交而去。由是外史名震京城，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弘、四明袁伯長、蜀郡虞伯生，皆爭與爲友，願留之京師。外史雖爲道士，恒以親老爲憂，乃固辭歸錢唐，璽書賜號清容玄一文度法師，住持西湖福真觀。父卒，廬於墓，三年喪畢，爲道士如初。延祐庚申，謝觀居開元宮。明年，杭灾宮燬，外史適華陽劉宗師，劉素奇其才，使主領崇壽觀。及劉卒，外史又奉璽書提舉元符宮，仍紀至元之丙子。以^{〔一九〕}上冢告歸，遂不復去，築室北郊^{〔二〇〕}，著書於其間，命曰幽文玄史。又建紫虛閣於葛嶺，會玄教吳宗師命外史爲^{〔二一〕}《道德經》注，注成加教門修撰，西太乙宮高士，仍提點開元宮，時年已六十矣。乃先葬其冠

劍於南山而辭宮事，但飲酒賦詩，或焚香終日坐密室，不一以世事接耳目。後八年，卒於宮之齋居，篋笥無遺物也。外史素不與俗人交，有不善輒面折，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，故遠近之有才學者，無不願踵其門，雖不見許可，退亦不敢憾，非其識見精敏，操履端直，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！至正乙丑，基以提舉儒學，備員江浙，始獲識外史，一見即如平生懽^(三)，明年七月而外史卒。嗚呼！世之拔流俗而獨行者鮮矣，得斯人焉^(三)，而弗獲久與之游，寧不深可惜哉！外史既卒，於是宮之掌事，及其弟濟之奉其棺葬於冠劍之所，而基適迫棘闈事，弗能與執紼，及出，欲訪其遺躅而爲之銘，而外史之徒若子弟無能承外史志者，踰年始得濮陽吳叡爲道外史始末。嗟夫！外史已矣，有友而弗銘，咎將誰歸？於是乎銘。銘曰：孰爲之與軀，以爲吾拘。式運其虛，杳乎冥乎，吁嗟乎幽墟。

王文明壙志 前人

姬周裔王出太原，自廬從王邁南轅。浙河之東宅後昆，嬪錢趙私亢厥門。天地

改造木蹶根，郭南侯瓜藤葉蕃。將作監簿故國官，潤^{〔二四〕}之其子榮祖孫。繼宗子麟母氏韓，敏慧孝友和睦敦。能事畫續詩書文，兔人虎穴降初元。歲半甲子縮一干，幹木支火四陰騫。九三辛終歸魄魂，婦子在腹母目昏。兄僵妹擗^{〔二五〕}鄰里酸，四七陽復芽茁蘭。祠祀續絕慰生存，蒼龍騎羊震風翻。顧兔肇虧烏未暝，會稽山陰溫泉源。近祖父域封乃棺，是爲卒事永妥安。^{〔二六〕}

竹林宴集詩序

前人

基既從左丞公至越而辭戎事，始得與越士大夫遊。乃四月丁巳，與嘉興王綸、趙郡吳溥、會稽王儼、華亭唐虞民會於黃本之舍。主人出酒肴勞客，樂甚，徙席至^{〔二七〕}竹林之下，主人奉觴酌客而言曰：「昔司馬氏之臣有飲於竹林而以賢稱者七人，今日之會亦七人，其樂同與！彼七人者，涵淫以自放，袒裸以爲達，浮誕以爲高，悖禮傷教以淪^{〔二八〕}天下於夷狄^{〔二九〕}，君子疾之，吾黨以此爲鑒。雖然今日之會，文會也，必有事以爲歡。孔子曰『作者七人矣』，或者以《魯論》所載儀封人、晨門、荷蕢、楚

狂^(三〇) 接輿、沮溺、荷蓀丈人充之，雖不必是，而七人者皆士也，孔子錄之未有棄^(三一)焉。蓋各引其意以爲^(三二) 歌辭，以暢予懷，不亦可乎？「衆應曰：『諾！』」詞成，擊竹而詠之，有金玉之聲，聽之泠然，飄飄乎有遺世之志，泊^(三三) 乎不知其所如^(三四) 也。於是比而書之，俾基爲之序。夫七人，東周之隱者也，使天下而多隱者，則其爲世也可知矣。巢父、許由，其說不經，使實有之亦妄人耳，烏足以爲道。傳說、呂尚得時而與，爲隱不卒。伯夷、叔齊以一身綱紀萬世，仲雍自絕以成父志，柳下惠直道見黜，皆不得已，非固欲隱以遠人而忘世也，見世之不可爲而決意以隱者，其惟七人乎？儀封人願見孔子，其志固異，既見而以木鐸喻之，可謂善觀聖人而有所感發矣，居下位而終不用也，悲夫！晨門、荷蕢、接輿、沮溺、丈人之徒，能知世之不可而不能識聖人之意，故桎而不解，宜其是己而非夫子也。狂狷之士，或可與有爲也，下車與言則走以避，問津則不答，度其必返則逃之，何其矯耶？嗚呼！六子非聖人之倫也，磨不磷，涅不緇者，天下一人而已，六子者豈不自知也哉！與其出而縻於人，孰若處而安其心？與其進而觚於時，孰若退而全其身？隱者之志也，我知之矣，余今與子之生

於斯也，處耶出耶，不可得而必也。其遇也豈有期，其合也非有謀，咏歌言懷，遇適其逢，亦聊以解吾憂也。彼放浪沉湎之流，固非吾之所屑，而至於遺人群以自泯，則亦豈吾心之所欲哉！至正十四年，歲在甲午，夏四月，括蒼劉基序。

右《伯雨墓銘》、《文明壙志》、《竹林宴集序》共三篇，迺《陶南村雜鈔》中所錄，考之《覆瓿》等集皆不載，故錄之於此。《南村文鈔》乃借李兵曹先生所藏者，近嘉興姚公綬爲外史著傳，載事皆不詳覈，惜姚公不一見而爲作傳，識者譏之。辛丑六月，雨窗。

道奧山人詩敘

浙以東群山勝絕，矚奇剝秀，層見叠出，相屬而不斷，至有以面若眉目爲喻者。余約居田里，未及一往觀之，大夫士東游還者，往往出其所詠歌圖畫示予，予固得其大都焉。天台陶君明元，自號道奧山人，謂予曰：「台之黃巖，吾^{（三五）}居也七世矣。南去四十里所，山曰道奧，先人所藏也四世矣。又南百里爲雁蕩，北望天台、赤城，在

有無中，而脉絡則自雁蕩袤延而北也。計其崇卑廣狹，視諸山不翅什一於千百，竊愛其岡盤麓拱空曲而有所容，流水縈紆，雲樹陰鬱，其陽又平衍若案，可耕可稼。由其地〔三六〕小，豪強所弗顧，子孫得世有而藏者，亦永安焉。吾少也，春秋拜埽於墓下，歲從大父母至焉。卒事周行，又歷覽，濯清泉，翳嘉木，蓋終日焉，休暇復至焉。既長也，歲從吾大人至焉。二毛也，又引諸子而至焉。雖行四方，未始一日忘逍奧，草樹常若在吾目，泉石常若在吾耳，而霜露之感常若在於吾心。百歲後，又將飾冠巾下從先人於此，是以命爲已號而弗拒也。客既爲之圖，當必有爲我賦之者，君幸惠叙其事。」予曰：「台之山高且大者，不可一二計，世傳又或有神仙居之，明元置弗取〔三七〕，以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夫謂樂其所自生而不忘其本者，未有過於明元者也。予何敢愛其言而重拂其情也？」因次明元之說以復之。至正丁亥，秋八月，樵李陳堯道序。

詩六首

武林馬臻字至道

寄友

過雨殘紅轉碧溝，夕陽偏戀水邊樓。
白頭慣見春來去，縱聽啼鶯不解愁。

詩愁

城中親舊渾零落，湖上園林幾變更。
只有詩愁消不盡，又隨芳草眼前生。

春日幽居

淺淺春風尚帶寒，日斜香篆半燒殘。
杏花一樹開如錦，怕觸啼鶯不倚闌。

贈歌者

一聲《河滿》遏行雲，恨逐飛花委路塵。
莫道尊前無淚下，聽歌不是舊時人。